

二十一世纪青春版《甜蜜蜜》 姚美黎明、

张曼玉版，邓超、孙俪版《甜蜜蜜》

阿焯著

甜蜜蜜



二十一世纪青春版《甜蜜蜜》
媲美黎明、张曼玉版，邓超、孙俪版《甜蜜蜜》。

甜蜜蜜

陈阿焯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甜蜜蜜 / 阿焯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228-779-2

I. 甜… II. 阿…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7193 号

甜蜜蜜

作 者:阿焯

选题策划:陈曦

责任编辑:连慧

装帧设计:木易·金设计

内文制作:韩东坡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 编 室:+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 行 部:+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 址:<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7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779-2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由的写字

阿焯终于写小说了。

当他把小说发到我邮箱的时候，我并不惊讶，倒是奇奇怪怪地有一点说不出的羡慕。摸着胸口自问，这羡慕或许因为他可以享受由心而发，率性而写的那份自由吧。

写作，在我看来，是天赋也是倾诉，这两点怎么着也和规律不大沾边。但是，编剧课总是要试图找出些规律和原则。每每这个时候，我都能看见座位上阿焯桀骜不驯、不以为然的那副神情。是啊，当自己的故事，要面临着所谓投资规模、导演风格、演员喜好、观众看点，甚至是拍摄场地、摄制周期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干扰而不得不随时做好修改的准备时，任哪个创作者都会不爽。而故事有时候会因着拍摄而羽化成仙，但有时候也会因着拍摄变得七零八落、鸡零狗碎。

这就如同一个你无法控制的赌局，编剧有下注的权力，却需要等待着别人掀起盖子，告诉你是大是小，是输是赢。

这是影视编剧必须面对的事实。

以阿焯的脾气秉性，让他面对这样的事实，恐怕会是个挑战。

记得上学的时候有次课堂编剧练习，阿焯讲的故事，全班没一个人听得懂，阿焯对我和大家的提问慷慨陈词，虽然最后获得的还是众人疑惑的目光，但是他的坚持和自信却让大家不得不鼓掌。

成功有时就会隐藏在这样的坚持之中。

写小说，创作者对于作品的权利变得至高无上。哪怕再小众的个人感受，再诘屈聱牙的文字，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个自由的空间给了创作者无限的享受。但是写小说也有写小说的苦恼。相当一部分一流小说的影响力可能比不上一个三流的影视作品。这个时候，耐得住寂寞可能是最重要的修炼。

影视编剧如同一个围城，在里面写着剧本的惦记着写小说，而写小说的，不少人又忙着“触电”。其实，小说家和编剧在创作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人性的触摸、对社会的解读，都是在情节和人物的编排延展上创造无限的可能。只不过小说用的是文字的张弛和节律，而剧本用的是镜头、场景和台词。

无论书写的媒介是什么，一颗宽广而高远的心灵，一份悲悯而豁达的情怀，不受利益权力左右而保持自己独特的声音，对一个创作者都是难能可贵的。

我愿意和阿炫共勉，更祝愿他能一直保留着这颗自由的心，去书写他的世界。

薛小路

2008年8月

楔子

2001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

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

2001年10月7日：中国男子足球队冲出了亚洲迈进了世界杯；

2001年9月1日：火焱焱进入了大学。虽然这件事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但火焱焱也由此迈入了他自己的新世纪。

火焱焱直到自己都背着行李站到大学门口了，还是不敢相信自己考上大学这个事实，尽管大学的门口鲜明地摆着“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

火焱焱报到时是由老爸陪着来的。报到的地点设在校图书馆的大厅里。火焱焱和老爸踏过人山渡过人海，来到了一个不太容易把人挤变形的角落。从老爸的手里接过证件和钱以后，独自一个人去再次翻越人山，到中文系所在的方位报到。

“你叫火焱焱？”问话的女老师虽然上了岁数，可声音却洪亮得吓人。女老师拿着火焱焱的录取通知书，低着头抬起眼睛，目光绕过鼻梁子上的老花镜看着火焱焱。

“呵，这名字可真够火的啊。”旁边一个十分年青的男老师眯着小眼睛，托着下巴也在看火焱焱。

火焱焱微笑了一下，点点头。他早已习惯了别人对自己名字的大惊小怪。

这时候从火焱焱身后传来了一个被其他噪音给重重包裹的声音：“马老师，马老师！”

那个上了岁数的女老师没有张嘴，可是一声“嗯”就足以冲破重重噪音的包裹，传达到那个喊她的声音处。





“你那边报到的学生叫火炎焱啊？”同一个声音又传了过来，很可惜这次声音只传到了站在桌子前的火炎焱的耳朵里，没有让坐在桌子后面的马老师听到。马老师的嘴微动了一下，“啊”了一声。于是那个声音又把同一句话问了第二遍，这次的声音明显有被喊破的嫌疑。

火炎焱这时才从缓慢移动的人群中间的缝隙里看到说话的那个人的脸，他的心不禁哆嗦了一下，这张脸明明是属于一个男人的。

这个男老师继续用女声喊道：“你这学生是不是名字里全是火啊？”

马老师又“嗯”了一声。

拥有女声的男老师这次传来的声音很兴奋，分贝也提高了很多：“我这边刚有个报名的女生叫水淼淼，名字里全是水，真神了！”

“是嘛！真是太有意思了！”马老师的声浪把火炎焱的思绪给震了回来。

火炎焱看到马老师身边的那个年轻男老师的脖筋被强迫拉长，致使声音都有了些变形，他一边向对面观望，一边喊道：“哎，李老师，你说的那个叫水淼淼的女生，人呢？”

火炎焱向身后看了一眼，又快速地把头转了回来，紧张地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重了许多，压得脖子直往里缩。他很好奇，又很害怕，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和那个叫水淼淼的女生来一个对视。

但是很显然，火炎焱是在自作多情。身后那个李老师的女声又传了过来：“哎，也奇怪了，我听到你们说火炎焱的时候那个女生刚办完手续，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算了张老师，都是一个班的学生，什么时候见不着啊？”接下来，马老师很熟练地给火炎焱办了入学手续，但火炎焱忘了这入学手续到底是怎么办的，满脑子里全是“都是一个班的学生，什么时候见不着啊”这句话。马老师的这句话深深地刺激到了火炎焱，让他一直缓不过劲儿来。

昏昏沉沉的火炎焱来到老爸的面前，拿起地上的行李，只是对老爸说：“咱走吧。”

火爸爸刚想弯腰拿地上的行李，从一旁冷不丁地伸过来一只纤细修长的小手握住了行李箱的手柄。“叔叔，我帮您拿行李吧！”这个银铃般的声音，让这座人声嘈杂的图书馆变成了空寂的旷野。

火爸爸正在怀疑自己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大侄女的时候，女孩又对着有些麻木地看着自己的火炎焱说：“你好，火炎焱，我叫贾胜男，咱们是同班同学。我带你们去你宿舍吧。”

火炎焱如梦初醒地回答道：“哦，谢谢师姐，不用了，我自己能找得到。”

听火炎焱叫自己师姐，贾胜男清脆地笑了起来：“你怎么了，我都说了咱们是同班同学，怎么还叫我师姐？”

把火炎焱给冲晕了的那个“水淼淼”的名字这时才从他的脑海里退了潮，猛浪过后，火炎焱的臉色是一半红一半白：“啊，我，你，你说要带我们去宿舍，所以我还以为你是个熟悉学校情况的师姐呢。”

贾胜男又笑了几声便不理火炎焱了，转脸对火爸爸说：“走吧，叔叔，我报到第一天就来了，对学校的情况稍微熟悉点，我带你们去，少走点弯路吧。”说完，贾胜男就不容分说地拉着行李箱往图书馆外面走去，后面跟着火炎焱和火爸爸。

出了图书馆，贾胜男和火爸爸在前面并排走着，火炎焱拖着行李箱在后面跟着。前面的两个人聊得很开心，后面的一个人独自在想着什么。

贾胜男很主动地和火爸爸说说话，虽然有失女生的矜持，却显得很是大方得体：“叔叔，看您的长相我猜您是南方人，听说话我猜应该是北方人。”贾胜男心里暗喜，一句话里北方南方全说尽了，不怕猜不中。

火爸爸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一个“嗯”字把贾胜男堵得差点没说出话来，逼得她转而自说自话地复习中国地图：“嗯，长得呢，好像是云南贵州人，不不，或者是福建两广那边的，也可能是长江流域的。说话嘛，应该不是东三省的，也不太像西北那边的，可能应该是中原一带的。”

火爸爸心里暗笑，觉得这个小女孩很有意思，于是他适时地把贾胜男的猜测给打断：“嗯，是中原的，河南人。”

终于得到答案的贾胜男长出了一口气，心中无比感激火爸爸：“是嘛！我是河北的，咱们真近啊，紧挨着呢！”贾胜男本以为这下套上了近乎可以打开话匣子了，没想到，火爸爸又不吭声了。

火炎焱一直跟在两个人的身后，虽然脑子里还有“水淼淼”这个名字





的阴影，但注意力还是大部分集中在了贾胜男的身上。这是个长得不能单单用漂亮来形容的女孩，身上有股子邪劲，很吸引人，虽然她也愿意与人亲近，但却让人觉得有一种距离感。贾胜男长发披肩，皮肤不是很白，却显得很细腻很健康，个头儿不是很高，可因为匀称的身材，看起来很修长。

不久，这一行三人便来到了一号宿舍楼的311室。“到了，叔叔，就是这儿。”贾胜男如释重负，被动的谈话让她几次想逃跑。

这是个四人间的宿舍，屋里边有两张书桌两个衣柜和两个上下铺的床。左手边床的上铺上半躺着一个人，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本书，全然没看见走进屋里的三个人。

贾胜男再次主动地对着上铺的那个人说：“嘿，陈宇轩，又看书呢。你们屋又来同学了。这是火炎炎。火炎炎，这是陈宇轩，他可是个书虫呢。”贾胜男被自己的话逗得呵呵乐了几声，床上的那位对贾胜男形容自己是“书虫”也比较满意，听到这句才侧了下脸，看了看床下面的三个人，转而又继续看书。火炎炎也没有吭声，抬头看了一下陈宇轩，这是张在男生里很少见的要用“漂亮”来形容的脸庞，而陈宇轩手里正捧着一本《围城》。

贾胜男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完成了任务，于是她很合时宜地道别了。火爸爸立而不动，冲着贾胜男微微点点头，火炎炎很明事理地向贾胜男道谢，并把她送出屋去。在门外，贾胜男刚走出去两步，又转回身来对火炎炎说：“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明天八点在主教学楼702教室开会，是咱们班的座谈会，大家认识一下。别迟到了。对了，早到的话替我占个座位。”说完，贾胜男留下一个浅浅的笑，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齐聚一室。与贾胜男长达五分钟的侃侃而谈和陈宇轩简单的“我叫陈宇轩”相比，火炎炎的自我介绍简直没有一点新意。最后，班主任马老师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了一个消息，说是水淼淼因个人原因已经宣告退学了。这个消息对火炎炎来说算不上好消息，更说不上是坏消息，不咸不淡的让火炎炎心里很不是滋味，像是吞下了个面包，却只停留在食道里就是不往胃里落。但是开学以后，“水淼淼”这个名字就渐渐淡出了火炎炎的记忆。

Chapter 1

弹指一挥间，眨眼就到了2005年，火炎焱已经是个身在大四的毕业生了。“囚”于大学的这最后半年，核心事件只有两个，一是找工作或考研，二是毕业论文。在毕业论文的问题上，火炎焱、贾胜男和陈宇轩，都被归为了马老师的门下；在工作或考研的问题上，贾胜男和陈宇轩都有很明确的选择，前者要去工作，后者已经保送读研，而火炎焱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找不着工作就去考研。四年大学生活的摸爬滚打让这三个人滚成了一个团，让他们成了该谈就谈，不该谈的绝不谈的好朋友。三个人虽然都自认个性十足，却总有些东西能让他们达成共识，对于这个讲究个性的时代来说，能交上这样的朋友已经很幸运了。

面临毕业，还有件事让火炎焱有些头疼，就是住宿问题。只剩几个月就要从学校宿舍里搬出来了，火炎焱早受够了听到下课铃响后和众多同学抢卫生间的感觉，便不想在临毕业的那几天里还要和众多的大学生抢房子，于是决定提前行动。而贾胜男已经租下了房子，保了研的陈宇轩只不过是从小一间宿舍搬到另一间宿舍，这两个人更是让火炎焱在找房子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尿急的感觉。

找房子这种事情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你富到一定地步了，就不用考虑价钱了，随便看中哪个房子想租就租想买就买；你穷到了一定地步，就不用考虑什么条件不条件的，能有个窝就谢天谢地了。以上两种情况都能让你把这件事非常简单的解决掉。复杂就复杂在你的钱既不很多，也不太少。火炎焱就面临着这种复杂情况，钱不多不少，正好让他既不能对房子过分挑剔，也不必过分要求房子的租金便宜。他想在学校附近租个



房子，因为这周围的环境他最熟悉，别看他已经在这座城市呆了快四年了，去过的地方却并不多，熟悉的地方就更少了。可是这学校附近的房子还能让他满意，而价钱就比他的心理承受力稍高了那么一点。如果再联想到贾胜男仅用三百块钱便租下的那个两居中的一间的话，火炎炎的心里就更加难以平衡了。

能用到的办法基本上都用了，上网站买报纸，打了无数个电话，可是这些刊登出租房屋广告的人里面，竟然没房子的比有房子的要多得多，全是一些代理公司拿着别人的房子在往外租。这让火炎炎突然觉得天底下全是无地无房的无产阶级。在想着那些穷苦的无产阶级的时候，火炎炎正在路上瞎溜达，所以他一个劲地向左拐着，拐到了一个有些熟悉，但又似乎从来没有去过的小区里。火炎炎继续向左拐，迎面是一堵墙，墙上贴着一张小广告，他很敏锐地看到了“招租”两个字，仔细一看内容，更加吸引他了：

——如果我是双曲线，你是渐近线，那么我们的作息时间就像双曲线和渐近线的交点；双曲线和渐近线有交点吗？没有，所以我们虽在同一屋檐下却不可能相见。求——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房客。

火炎炎念的是中文系，所以理所当然地理科不好，双曲线和渐近线他根本就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却对这样的文字很有好感。而且他看懂了，招租方一定是个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人，他是想找一个在生活上能互不干扰的房客，这也符合火炎炎的想法。所以火炎炎并没有仔细看广告中对房屋条件的介绍，便拿起手机，就地拨通了广告中的电话。

三声盲音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喂，您好。”

电话里有些飘渺的声音让火炎炎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房子的期望显得太实在了，于是他在心里把自己的期望彻底打碎，换了一种平和的态度说：“您好，我看了您的租房广告。这房子是您自己的吗？”

“哦，不是，是我朋友的。”电话里的声音显得比火炎炎还紧张。

这种回答在火炎炎的意料之中，所有的房屋代理公司都是这样回答的：“呵，算了吧，你就说你们的代理费是怎么收的就行了。”

“我，我不是代理公司的，这房子真是我朋友自己的。这是我朋友过世

的奶奶给他留下的，他觉得自己住不了两居的房子，就想把房子租出去。上一个房客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所以现在想再找一个房客。”电话那头的声音基本上就没什么喘息，像是受冤之后的极力辩解。

火炎炎觉得很好笑，如果这是个代理公司的人，那他也真是个嫩手了：“我没问你那么多，这房子里都有什么啊，能洗澡做饭吗，房租多少，水电煤气费怎么算？”

电话那边好像没有准备好要接受火炎炎这样多的提问，所以回答起来比较吃力：“屋子里，有床，有桌子，有个衣柜，好像有两个凳子和一个小沙发。洗澡做饭都可以，不过是合用的。水电煤气都是平摊的，房租，广告上是写着的吧，一个月五百。”

“那房租是怎么付呢？”

“什么怎么付？”

“我是问房租是要月付还是季付。”

“哦，这我朋友倒没跟我说过，应该都行吧，不过，得先付。”

火炎炎暗自高兴碰见了这么个租房子的外行，在他们学校附近的房子，单间少说也得七百，而且谁租房会让月付呢，但他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很满意：“我要月付，但是，这价钱是不是贵了点。”

“贵吗？可我朋友说这个价钱不能改的。”这次，电话那边的声音显得很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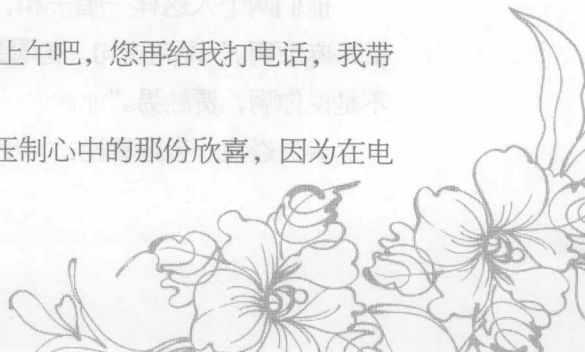
问题到了这种实质阶段，没有人会含糊，这也在火炎炎的意料之中，所以他要避重就轻：“那能先看看房子吗？”

“可以啊。对了，您是做什么的，我朋友是上夜班的，他想找一个上白班的，能把作息时间错开，这样可以互不干扰。”

“我现在还是个学生，马上就毕业了。那什么，我工作也找得差不多了，应该肯定是白天工作的。”火炎炎说完就后悔了，一般租房子人都不喜欢把房子租给一个收入极不稳定的学生。

“哦。那好吧，您明天有时间吗，明天上午吧，您再给我打电话，我带您去看看房子。”

“好吧。”火炎炎挂断了电话，他尽力压制心中的那份欣喜，因为在电





话里谈房子，都是说的比较好听，如果你把这房子看做天堂，那它肯定就是个地狱，如果你直接把它看做地狱，那似乎就没有比地狱更坏的地方了，心里也会更平衡点。

但是有一份对地狱的期望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所以火炎焱带着这份期望快速赶往学校参加下午的论文命题会。很奇怪的是，他从这个陌生的小区里很顺利地就到了马老师的办公室。

火炎焱提早了半个小时到达马老师的办公室，看到已经坐在那里的贾胜男，不禁笑了起来。

贾胜男被笑得一头雾水，上下打量了一番自己，发现没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火炎焱，你吃错药了，一见我就笑什么？”

火炎焱忍住笑：“写小品有一个原则，情节要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才能起到包袱的作用，引人发笑。”

贾胜男更是不知所云了，一下子矮了一大截：“火老师，你把话说明白啊。”

“很明白啊。你第一个来参加开会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我提早了半个小时到，结果你还是在之前，这就在意料之外了。”

贾胜男很得意地笑了一下，突然意识到火炎焱是话中有话：“哎，火炎焱，你怎么越来越损了，学得跟陈宇轩一个样。我这个人做事就是积极。不像你们，自己懒还要挖苦别人是献殷勤。”

火炎焱最怕女生的两种表情，一种是哭泣，一种是生气，于是赶快赔礼：“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你多想了。”

紧接着，另一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陈宇轩不声不响地坐在了办公室里，火炎焱和贾胜男同时笑了起来，贾胜男先开了口：“陈宇轩这种幽灵似的出场是在情理之中的。”火炎焱接着说：“但他这么早来开会则完全在意料之外。”

他们两个人这样一唱一和，让陈宇轩更加烦躁起来：“不是，这女人就是麻烦啊。”说完这句，他看到盯着自己的贾胜男，立刻改口道：“我可不是说你啊，贾胜男。”

火炎焱在一旁抢着说：“小强的女朋友又去咱宿舍了？”

陈宇轩很感激地冲着火炎焱：“没错。我要是知道自己有这么根肋骨，非得先抽出来打折她不可。”

贾胜男显得不太高兴了：“人家谈自己的恋爱，怎么惹着你了，至于说得这么恶毒吗？”

陈宇轩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可是说出来的话完全不是那个味儿了：“不是。他们谈恋爱也不太注意别人的感受啊，让我书都看不到。”

火炎焱自己暗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陈宇轩一见到贾胜男就“熄火”了。

贾胜男没有理会陈宇轩，转而问火炎焱：“你上午是去找房子了吧？找得怎么样？”

火炎焱以为贾胜男跟踪了自己，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我没去——哎，你怎么知道我去找房子了？”

贾胜男突然变得柔情起来：“这不是关心你吗！”

火炎焱赶紧避开贾胜男的眼神，有些莫名其妙地对着陈宇轩说：“我是去找房子了，而且还找了一个不错的。明天去看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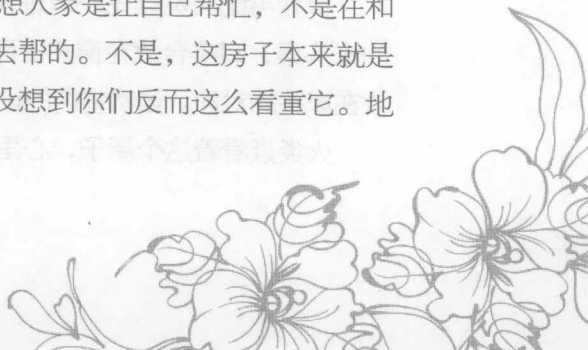
“房子多少钱啊，在哪儿啊，什么样啊？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看吧！”贾胜男也觉得自己的语气不太对劲，于是改了个口气：“咱们三个人可只剩你没住得地方了。”

“可不是嘛，一个有宿舍住，一个朋友遍天下，随随便便就能租个又好又便宜的房子。”火炎焱颇为感慨。

一听这话，贾胜男的阳刚之气又回来了：“我说了只要跟我朋友说一下，你就可以搬过来跟我合租，反正那个两居的房子还空着一间卧室呢。是你死活不同意的。”

火炎焱惹不起躲得起，转而对陈宇轩说：“我要是搬家你可得去帮忙啊。”

陈宇轩刚想习惯性地说“不是”，可一想人家是让自己帮忙，不是在和自己讨论问题，于是改口说：“搬家是要去帮的。不是，这房子本来就是变形的牢笼，应该是去冲破它的束缚，没想到你们反而这么看重它。地当床天作被，这才是一种超越。”





火炎焱心想，你小子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自己有了宿舍住，在这里装清高。

火炎焱刚想到这儿，贾胜男发话了：“你小子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自己有了宿舍住，在这里装清高。”这句话一出口，陈宇轩的反应远没有火炎焱的反应大，吓得火炎焱的嘴和脑子一起闭了起来。于是，三个人陷入了沉默。

马老师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沉默，而且这一下午的命题会就再也没有沉默过，一直被马老师甸甸的讲话声给包围着。尽管这样，开会的时候火炎焱还是有些心不在焉，他早已经学会在这样高分贝的环境中还能够走神。走神的内容无非还是房子的事。这个时候的火炎焱内心中分裂出了两个自我：一个在想这个房子有多好，另一个在竭力打击前一个自我的希望。火炎焱之所以敢当着马老师的面玩分裂，也是因为他早已料到这个论文命题会不会有什么结果。马老师依然是那么善解人意，你提出的任何想法她都会给予肯定，想让她割你的爱，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选题会开了一下午，三个学生每个人带来的三个选题，会后又都原封不动地给带走了。

第二天早上，是贾胜男和火炎焱一起去看的房子。这是一套坐北朝南的两居，位于一座六层高的板楼的三层。虽然从外面看整栋楼确实上了年纪，但是那套房子里面收拾得还算干净利落。客厅里仅放着一台冰箱，一个饭桌和两把椅子，这让本不大的客厅显得很宽敞。卫生间和厨房在客厅门的左手边依次排列，两个卧室在客厅的左右两侧对视着。火炎焱很敏感地看到右手边的卧室门紧紧关着，而门外放着一双女人的鞋。

带着火炎焱和贾胜男来看房子的就是昨天和火炎焱通电话的男人，他的年纪也不大，估计有二十四五岁，长着一张娃娃脸，蓄着的小胡子和脑后留下的小辫子好像是要刻意将自己点缀得苍桑一点。这个自称叫迈克的男人，推开了左手边那个卧室的门：“这个卧室是你的。”

贾胜男比火炎焱先一步进入那个卧室。床靠着墙放着，旁边有一个小的床头桌，写字台放在窗户下面，写字台前面有一个小转椅，两张小沙发放在床头的对面。虽然室内的设施还算齐备，但显得有些拥挤。

火炎焱看着这个屋子，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去放置他那点家当了。

贾胜男在一旁快人快语：“这房子小了点啊。你看，多挤啊？”

迈克笑了一下：“要是你们两个住，是有点挤啊。”

火炎焱看着那个写字台，正在想着如何放电脑的显示器，听见这句话，显示器差点在他脑子里被摔到地上：“不不，是我一个人住。”

贾胜男在一旁也急了，脸涨得红中透黑，为了说清自己不可能和火炎焱同住，便努力地想划分两个人的界线：“别开玩笑。我是一个人住七十平米的两居，用的全是法国的家具，楼下也全是西餐厅。怎么可能跟他来这么个破地方住。”

这次，笑的不仅是迈克了，火炎焱也跟着哈哈笑了起来。贾胜男的脸变成了全紫：“那什么，去看看卫生间和厨房吧。”

厨房和卫生间的设备虽然很简单但都显得十分干净，贾胜男实际操作了一下淋浴器、马桶和煤气灶，在确定了都没有任何问题时，说：“这些东西都很老了吧，都不太好用的。”

“老是老了点，但都很好用啊，你刚才不是也用了。”迈克有些哭笑不得。

贾胜男没有理迈克，拉着火炎焱往左边的卧室走：“咱们去商量一下。”

贾胜男把卧室门关死，转回头来刚想对火炎焱说话，火炎焱先开口了：“我决定租下这间屋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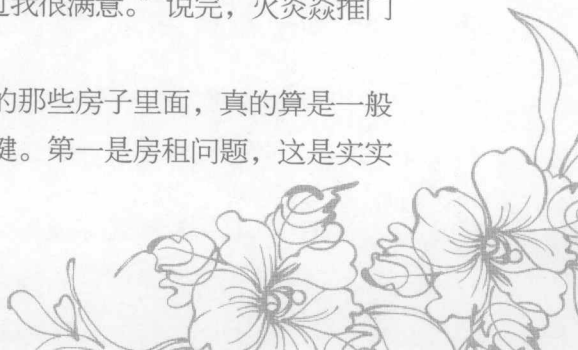
贾胜男显得很吃惊：“什么？你这么快就决定租下来了？你不再考虑考虑了？这房子可也不怎么样啊。”

火炎焱态度十分坚决：“这段时间我也看了不少房子了，论价钱和条件还就这个最好了。”

贾胜男：“这可是租房子，不是买个牙刷，你可得想好了。我觉得这儿的条件挺差的，反正没我住的那地方好。”

火炎焱笑了：“是没法跟你比了。不过我很满意。”说完，火炎焱推门出了屋。

其实这个房子的条件在火炎焱所看过的那些房子里面，真的算是一般的了。不过有两点是他下决心租下它的关键。第一是房租问题，这是实实在





在在的，第二点就比较虚了，火炎焱觉得他和这个房子有缘分，就像见到一个女孩，不来电，打扮得再漂亮也没用，相反地，面对一个普通的女孩，只要有感觉，也能一见倾心。所以，火炎焱在和迈克谈的时候很坚决，而迈克也十分干脆。没说几句，火炎焱就把一个月的房租和半个月房租的押金交给了迈克。这让在一旁看着的贾胜男很是不满，冲着火炎焱把两个铜环似的眼睛瞪得像车轮。火炎焱全当没看见，还和迈克握了一下手，两个人达成了共识，火炎焱晚上便要搬过来。

临出门的时候，贾胜男突然问了一句：“他是跟你一起住吗？”
“是跟我的一个朋友。”迈克给两个人打开客厅门。

火炎焱先走出门去，贾胜男边出门边问：“你朋友是男的女的？”
“女的。再见啊！”说完，迈克关上了房门。

一扇房门挡在了贾胜男的心门之前，堵得她眼泪不能往心里流，一个劲地想从眼睛里淌出来。火炎焱的心门却是豁然敞开了，他大踏步地向楼下走去。